



□许大立

二叔的革命故事始于1942年。那一年他17岁，在城里读高二，放暑假的时候他一个人想回老家看看——那可是新四军和日伪军交战拉锯的区域啊！二叔坚持要去，爷爷奶奶也阻止不了，也许二叔早就有了自己的计划。于是，他在路上巧遇了一支新四军队伍，并且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70多年后二叔说起此事轻描淡写，仿佛去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或者远足，没有慷慨激昂，没有预谋设计，就是放学回家路上的事，也就决定了他的传奇一生。

我最早是从爷爷那儿听到一些二叔的事的。比如二叔的屁股曾被日寇的炮弹削掉一大块肉，留下了一个很恐怖的疤，平日坐板凳都是斜的；比如他热恋的女友是被美国鬼子的汽油弹烧死的，那可是文工团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啊……更让人惊讶的是，爷爷说，二叔十五六岁时家里就给他定了门亲，那也是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大户人家知书识礼温文尔雅。可二叔连正眼都没看过人家一眼，假借回乡一去不归，几个月后才带信说参加新四军了。

“铁二代”的相思豆

□徐永泉

驱车经三溪乡场镇，来到在建的郑万高铁巫山隧道一洞口，只见高大英俊的他正从隧洞出来，一身尘土，满脸笑意。

他，就是隧道建设架子队队长靳树华。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工程，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郑万高铁建成通车后，从重庆主城区出发，只需一两个小时便可游览神女峰、观赏巫山红叶。

靳树华于2018年来到巫山三溪，巫山隧道是他参与修建的第五个工程。

靳树华称自己是“铁二代”。他的父亲1978年参军入伍，在内蒙古当铁道兵。后来“兵改工”，一直干到2019年才退休。

放寒假，爸爸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放暑假，孩子提前写完作业，由妈妈带着到爸爸工地探亲。那个年代的铁建人，与妻儿老小一年就这样两次见面机会，平时就靠鸿雁传书。

“第一次写信我印象忒深。妈妈写完信，让我拿出作业本，她教我给爸爸写，铅笔写的。写好后，夹在妈妈的信一起，给爸爸寄去。读初一时，我就单独给爸写信、寄信了。上初二后才不怎么写信了，就是打电话。”

家属院的孩子，很多都子承父业成了“铁二代”。树华一口气说出了他的发小，现在同为铁建人的一二十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他亲妹在内的好几个，如今都在三溪修建巫山隧道呢。

巫山，“聚三山而控九峡，交万壑而耸千峰”，要在如此险要之境打通高铁隧道，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作为郑万高铁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巫山隧道全长近17公里，最大埋深730米，软弱围岩占比大，且存在顺层

【食尚志】

□吴天胜

家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郑重其事吃上一顿面条，堪比“打牙祭”。这顿面条必须是岳父亲手做的吃得才过瘾，特别是咸菜面，最受我们追捧。

岳父并不是厨师，他只是自己摸索出了做咸菜面的“独门绝技”。

他做咸菜面有两样必备的作料：一是猪油，一是老咸菜。所谓老咸菜，也就是有一两年坛龄的。老咸菜市面上有卖，但都不及姐姐家的香。姐姐家的咸菜选用的是当年生的榨菜，用自然风吹干，再洗净晾干后拌上食盐、辣椒面、花椒等作料，最后与蒜苗、椿芽等一齐装进陶瓷坛中，至少密封一年后再开坛，那时的咸菜干爽、黄亮、浓香、有嚼劲。姐姐家每年都做得很多，于是，三亲六戚都有了口福。

岳父将老咸菜切成豌豆大小的颗

这一去就是十来年。二叔先是在苏中苏北根据地，1945年所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奉命远去东北组建民主联军，继而编入第四野战军，参加了闻名天下的四平保卫战。而后是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直至大军一路南下横扫湖南广西直打到镇南关，之后奉命北归镇守河南。用他的话说，他早就免费把中国逛了个大半。后来，二叔所在部队进入朝鲜接连打了三次战役，先后攻占云山、平壤、汉城，二叔说他是坐着缴获的美式吉普进的汉城。1952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洪学智副司令员感慨志愿军几十万后勤部队分散在朝鲜各地，文化生活特别匮乏，急需宣传鼓动提高斗志，和彭老总商量后决定成立后勤文工团，遂直接点名二叔去任团长。那一年，他27岁。

爷爷说，二叔牺牲了的女朋友就是川北人，一个个子高挑能歌善舞尤其擅唱四川民歌的19岁大学生。女友死后，二叔一直郁郁寡欢，年届而立也不谈婚娶，这可急坏了我的爷爷奶奶。抗美援朝结束后，二叔率文工团回国慰问演出并返乡探亲，突然发生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才让他回心转意。那就是早年爷爷给他寻下的那门亲事，女方找上门来了！

这“前女友”也是有故事的人。二叔参加

新四军后，多年没有书信来往，她也参加了解放区地方工作。几年后，和一位新四军连长相识，结婚生子。这位连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她后来又跟了别人，带着孩子过得非常艰难。

“前女友”以曾订婚为由，坚持要离开现在的男人随二叔去部队完婚。为了打破僵局，爷爷奶奶赶紧给二叔物色了一户熟人家正在上中学的女儿，见面，汇报，审核，成婚，速战速决。她就是我现在的二婶。

我和二叔的故事始于1950年夏天。那一年，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从朝天门起航远去河南鄆城，投奔已在某军部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的二叔。江轮夜宿芜湖芦苇荡，我被蚊虫叮咬染上疟疾，高烧不退，赶到部队驻地时已奄奄一息，是部队医生用仅有的两针奎宁让我起死回生。两个月后二叔所在的部队挥师鸭绿江，临行之前部队摄影师替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奶奶常常在我耳边唠叨这些陈年旧事，所以我从懂事起就晓得我的命是部队给的，至今让我对人民军队一往情深。

1968年夏秋之间，我在上海二叔家里整整呆了3个月，他极少提起他的过去。当时二叔的家已从北京西路搬到天目中路番瓜弄，他

班同学。

妻子最大的怨气是，每次去做孕检不像别的孕妇都有丈夫陪着。妻子分娩前3天他才请假回了家。可孩子满月后3天，他又告别妻女回到工地。

最让树华伤心难过的是，每次回去女儿总用陌生的目光盯着他。刚刚熟悉起来，他又得离开了。

“女儿三四岁时，有一次我回家住了两晚，她对我恋恋不舍。可第三天我得出差昆明。凌晨5点我轻手轻脚起床，不想还是惊醒了孩子，她翻身坐起望着我，两手伸向我，大声哭喊：爸爸，爸爸，抱抱我！”

那一刻，树华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赶紧走出房门，听见妻子不住地安慰女儿：“思思乖，思思不哭了，爸爸有事，爸爸下次回来陪我们玩。”

前年暑假，叶星带着8岁的女儿从河北涿州来到巫山呆了一周。

流水潺潺，河坎上长着丛丛芦苇，苇穗子在阳光下闪着耀眼光。树华指着大山和溪流，给妻子和女儿讲“三溪”地名的由来，还带母女俩去游览小三峡，品尝了巫山脆李和翡翠凉粉。

树华知道，离工地不远的木耳村有一棵古老的红豆树。就在妻子和女儿回涿州的头一天，树华特别带她们去看了这棵珍稀的红豆树。

住在古树附近的一位老婆婆见来了远客，颤巍巍从家里捧出几粒头年从树上采摘的红红的籽粒送给他们。树华和叶星双手接过红豆，微笑着谢过老婆婆。

一家三口手挽手，轻轻地、轻轻地吟诵起王维的绝句《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看着眼前甜美幸福的一家人，老婆婆饱经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

出婀娜身姿迎接面条的“宠幸”。煮熟的面条根据每人的食量被挑入碗中，最后再给每只碗里舀些咸菜粒。那时，岳父就会在厨房里高喊：“面条好了！”大家鱼贯而入。他指着最多的那一碗对我说，“这碗是你的，咸菜不够自己加。”每个人就或多或少又舀了一些咸菜粒在碗中。

不待端上桌子，手中的筷子迫不及待地伸入碗中，拌匀后，挑上一夹，吸溜一口，软滑筋抖的面条滑入口腔，舌头裹着面条在口腔中打转，在牙齿间咬合，呼噜呼噜几下便下肚。间或有几颗咸菜粒嚼在齿间，咯吱咯吱，脆崩脆崩，满嘴生香。吃完面条，锅里已经煮熟了时令蔬菜叶，有时白菜，有时豌豆尖，有时生菜，有时菠菜。

又吃上半碗菜叶，最后再喝上一小碗面汤，这顿咸菜面足以抚慰口腹很久。

家在三楼，很大很新的一套房子。每天下午，我都会在阳台上放声高歌，引来一大群院里的孩子在草地上击掌欢呼。二叔偶尔在家听见，会指点我说：别把自己当明星，嗓子不错，但你那“川普”要改改，好好学习普通话，咬字正音，视唱练耳，这门课必须补。记得那年国庆前夜外滩放烟火，40多岁的“大官”二叔居然和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爬上楼顶去看烟火。我穷极无聊常常把二叔藏在床下的皮箱拖出来一气乱翻，读到了许多文字和手稿，可以感受到一个有文化的学生兵在部队里多么金贵，能说会道能写会唱的二叔从连队文书直接调到了师政治部给首长做了秘书，后升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说来也巧，1981年10月，我在成都参加四川省蓉城之秋音乐会，偶遇二叔在志愿军后勤文工团的一位老部下。说起往事，说起许团长，他感念万千滔滔不绝。后来，我拿起了笔，以二叔为原型，写成了中篇小说《听歌人传奇》，投给了当年名噪一时、发行量逾百万的文学杂志《丑小鸭》。这篇作品在1984年5月号发表，我也算正式踏入了文坛。

去年10月底，抗美援朝题材影片《金刚川》在渝首映，我应重庆日报文旅副刊部之邀



【地理重庆】

马鞍山 守城全靠石头人

□吴凤连

“马鞍山马鞍山，整块石头一座城，守城全靠石头人，人是石头，石头亦是人。”因这首民谣，马鞍山这些年引得四方游客接踵而至。为揭秘这首民谣的起源，我慕名去了趟马鞍山。

据《酉阳州志》记载：“在州西二百里，龚滩之北，山椒有双峰，远望似马鞍，故名马鞍山。”从酉阳县城出发，西行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便到龚滩古镇。进镇举目远望，四周山峰的最高处便是马鞍山，从古镇沿盘山公路可直达马鞍山脚下。

一路上人声鼎沸，小车如鲫，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有卖小吃的。咸淡适宜的卤豆干，吃一块，唇齿生津，满嘴喷香；洁如玉、软如棉的糯酥食，吃两块，入口化渣，甜透心窝。

有耍三棒鼓的。一人打鼓，两人敲锣，三人说唱，四人抛刀。咚、咚、咚，锵、锵、锵，一阵开场锣鼓，三个女人说唱开来：“土家三棒鼓啊，说起有眉目，花鼓本是那苏家出啊，它流传、流传啊到江湖。”四个头戴布帕、身穿对襟花褂的艺人将三个女人围成一圈，十几把明晃晃的尖刀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一时间刀光闪闪，险相生，惹得游人大声尖叫。

还有唱面具阳戏的。四个手握长枪、戴着鬼脸、身着长袍的艺人边打边唱：“二马连环架山坡，前面对战二娇娥。你问我的名和姓，张世太来张世平。快把你名姓说与我，我枪儿不挑无名人。”打着打着，一艺人忽地摔个大跟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一路走一路看，不知不觉来到马鞍山脚下。七十多岁、身板硬朗的罗姓老伯，听说我要打听民谣的来历，背起竹篾背篓，装上矿泉水、核桃、花生，自告奋勇要带我上山去。

罗老伯十分健谈，说马鞍山最大的特点就是石头能养万物。他指着路边一棵盘踞在一块大石头上的大树说：“你看这棵大树少说也有几百岁，整个树根扎在一块石头里，根抱着石头，石头抱着根，几百年全靠石头养活。那马鞍山主峰石洞里还有一汪四季流淌的山泉，这方圆数里大大小小的村寨，哪一个人没饮过那山顶上的

参加首映式，登台讲述了我二叔的故事。事情就这么巧，那天上午在上海，退役军人事务局等一千人去病房给二叔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搞了个隆重的颁发仪式。当晚，我把重庆首映式图片和短视频发给堂弟转呈病榻上的二叔。二叔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大声武气说话了，视频上他拼尽全力嘶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说：你这小子，又拿我的经历去嚼舌头编故事了？你答应我写的书呢？你可不能放空炮啊！

彼时，一丝伤感涌上心头，二叔已经没了当年的心力和精神，松弛的肌肤堆砌在沟壑密布的脸颊上，清癯而嶙峋，但是，那双灰蒙蒙的眼瞳里有灵光射出。我知道，二叔指盼的是我2017年春天采访他的事。那一次收获甚丰，不仅找到了我爷爷的两本日记，二叔还给我讲了我们这个缘起于苏州阊门的许氏家族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特别珍贵的是，他送给我一本他和志愿军后勤文工团战友撰写的回忆录《难忘香枫山》。

我信心满满地告诉二叔，正在写呢，写完就给您发过去，请您审核。您要好好的哈，绝不能提前去见马克思！其实我心里明白，即便我现在把文章给他，他也读不动了。我的二叔许兵，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文工团团长许兵，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次伟大历史性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兵，您尽管放心，我的余生只有一件要事，就是记录您和先辈们的百年奋斗，记录您们磅礴壮阔豪气冲天的一生。对于年逾古稀身无旁物心无旁骛的我，没有比这更重要更美好更具魅力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清泉水？”

越往上走山坡越陡，山路旁石缝里不时窜出一枝枝洁白的百合，举着高高的茎秆，笑意盈盈，频频点头。齐腰深的草木异常茂盛，一嘟噜一嘟噜的火棘果压弯了枝条，一串串鲜红欲滴的覆盆子十分亮眼，一棵棵肥胖的蒲扇状野蕨菜摇头晃脑。快要登顶时，一座宏大的石柱拔地而起，直指苍穹，雄视四方，颇有一柱擎天的气势。登临顶峰，群峰连绵，天高地阔，山风浩荡，白云游走，乌江、阿蓬江似两条绿色的带子尽收眼底。罗老伯拉着我往山下看：“你看这马鞍山东西南三面都是绝壁，只有北面有一条小径通往山顶，此城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又称铁围城。”罗老伯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个“石娃镇道”的传说。山顶上一对拍婚纱照的新人也走过来，大家聚在一起听热闹。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支军队趁夜色攻打马鞍山，可每次冲锋到半路时，总是跳出一个巨大的石娃，镇守在小径中央，任凭士兵刀砍火烧，使尽各种办法，石娃都纹丝不动。士兵们想从石娃的身上攀爬过去，可石娃迎风一晃，立马长高长大，真是一挂当关，万夫莫开。后来，敌军中的一位道士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原来这石娃是山脚下的一块大石头幻化而成，这块大石头白天睡觉，晚上就变成石娃飞身上山，镇守道口。于是，这位道士在大石头白天睡觉的时候，请来了一位石匠，在大石头的身上凿了个洞，一时血液四溅，喷涌成河，把整个山脚都染红了。守城将士眼看石娃的血液将要流尽，纷纷跳下悬崖，将他们的鲜血注入石娃体内，将他们的身体和石娃融为一体。人是石头，石头亦是人。石娃得到血液补充，迅速复活，乘势一举歼灭敌军。

罗老伯笑着对我说：“马鞍山当年惊天动地的厮杀声早已消散，现在远看整座山峰就是一尊石娃，一尊孔武有力的娃，一尊俊朗秀丽的娃，一尊笑迎八方游客的娃。”

跟着罗老伯下山。走了一段路，回转身来，看到山顶上的那对新人还在远远地向我们招手。罗老伯把双手放在嘴边拢成喇叭状，大声对他俩喊：“祝你们早生贵子，也生个白白胖胖的娃，就像这马鞍山的大石娃。”